



巫师神探

GRIMM RIL

凶险陵墓

[美]吉姆·布契 (Jim Butcher) 著 蒋镜明 译

他能看到最飘渺的灵体，能看到生命能量的涌动，如同鲜血一般在这个奇妙的世界中流动。

云南出版集团公司
云南人民出版社

巫师神探

GRAVE PERIL



凶险陵墓

[美]吉姆·布契 (Jim Butcher) 著 蒋镜明译



云南出版集团公司
云南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凶险陵墓 / (美) 布契 (Butcher, J.) 著 ; 蒋镜明译.
—昆明 : 云南人民出版社, 2012.5
(巫师神探系列 : 3) 书名原文: Grave Peril
ISBN 978-7-222-09338-6

I. ①凶… II. ①布… ②蒋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
美国—现代 IV. ①I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2)第091936号

责任编辑: 马 清 周 碧
选题监制: 苗 洪 钱其强
特约编辑: 孙广洁
封面设计: 荆棘设计
内文版式: 睿佳工作室

书名	凶险陵墓
作者	[美] 吉姆·布契 著
译者	蒋镜明
出版	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
发行	云南人民出版社
地址	昆明市环城西路609号
邮编	650034
网址	www.ynpph.com.cn
E-mail	rmszbs@public.km.yn.cn
开本	870×1280 1/32
印张	13.25
字数	290千
版次	2012年7月第1版第1次印刷
印刷	廊坊市博远印务有限公司
书号	ISBN 978-7-222-09338-6
定价	28.00元



故事人物简介

哈利·德累斯顿：巫师，失物代寻、灵异现象侦察、诊断、咨询；收费低廉；爱情万灵丹、百宝囊、宴会表演与其他娱乐活动等概不受理。不夸张地说，他是这行的翘楚。

凯琳·玛菲：芝加哥警局特殊调查小组组长，专门处理灵异事件。雇佣哈利为顾问，同时是他的好友。

碧安卡：丝绒房女主人，手下有一票美貌、迷人而又机敏的女人，她以一小时数百美元的代价把她们中介给本城最有钱的男人。真实身份是吸血鬼。

苏珊·罗德利兹：芝加哥《奇幻报》的记者，哈利的女友。

莉迪亚：一个性感的女孩，被梦魇附身。

比利：狼人。

嘉莎·海格森：育婴室鬼魂库克郡立医院里的鬼魂。

班逊·海格森：阿嘉莎·海格森的老公。

莉亚：哈利的干妈，一个美丽的妖精。

麦克：金凯利酒吧老板。

凯尔·汉弥顿：碧安卡手下做事的吸血鬼。

凯莉·汉弥顿：碧安卡手下做事的吸血鬼，凯尔的妹妹。

贾斯汀：巫师，曾是哈利的老师。

米奇·马龙：芝加哥特殊调查小组成员。

索妮亚：米奇·马龙的老婆。

吉姆·布契作品

- ◎ 2000年《血魔法之罪》*STORM FRONT*
- ◎ 2001年《愚人之月》*FOOL MOON*
- ◎ 2001年《凶险陵墓》*GRAVE PERIL*
- ◎ 2002年《夏日骑士》*SUMMER KNIGHT*
- ◎ 2003年《死亡面具》*DEATH MASKS*
- ◎ 2004年《鲜血祭仪》*BLOOD RITES*
- ◎ 2005年《死亡节拍》*DEAD BEAT*
- ◎ 2006年《灵异档案》*PROVEN GUILTY*
- ◎ 2007年《不眠之夜》*WHITE NIGHT*
- ◎ 2008年《恶鬼快递》*SMALL FAVORS*
- ◎ 2009年《轮回外套》*TURN COAT*
- ◎ 2010年《变异》*CHANGES*

第一章

我讨厌开快车是有原因的。首先，我用来代步的那辆不搭轧的福斯甲壳虫“蓝金龟”号，只要时速一超过每小时六十英里，就会发出充满危险意味的轰隆吱嘎声；再者，我和科技处得不怎么好，只要一靠近任何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制造的东西，就很容易让它突然停摆。正因以上这些特点，每当开车时，我总会非常小心、上紧发条。

今晚则是破了例。

我们在立着“禁止左转”的标志处明显违规转弯，甲壳虫的轮胎发出尖锐刺耳的抗议声。这台老车勇猛地咆哮着，仿佛意识到什么生死交关之事。我们沿着街道一路狂飙，它也继续发出英勇的砰砰、呻吟、咔嚓声。

“没办法再开快点吗？”麦克慢吞吞地说。他不是在抱怨，只是以冷静的口吻提出一个问题。

“只有在顺风或下坡的时候才有办法，”我回答，“离医院还有多远？”

这个身形高大的男子耸了耸肩，摇摇头。他有着一头花白头发，那种银黑相间的发色似乎运气得要够好，才能遗传得到。然而

他的胡子仍然是深棕色的，几乎泛黑，如皮革般坚韧的脸庞四角有着忧虑和欢笑的纹路，满是皱纹的大手则搁放在因紧顶着仪表板而弯曲的膝盖上。“我不太确定，”他回答道，“两英里吧？”

我眯眼望着甲壳虫窗外消逝的光亮。“太阳快要下山了，希望不会来不及。”

“我们已经尽可能赶来了。”麦克想让我放心。“如果上帝的旨意便是如此，我们会准时抵达的。你确定你的……”他的嘴型因嫌恶而扭曲。“消息来源没错？”

“老鲍很吵，但很少出错，”我一面回答，一面猛踩刹车闪躲一台垃圾车。“如果他说那只鬼在那里，就会在那里。”

“愿上帝与我们同在。”麦克说话的同时在胸前画了个十字。我感受到某种激励人心的力量：他的身体四周有种强大而静谧的能量——信仰的力量。“哈利，有件事我一直很想跟你谈。”

“别再叫我去望弥撒了，”我告诉他，语气不大自在。“你明知道我一定会拒绝的。”一个开着红色福特金牛座的家伙切了进来，我得猛转方向盘绕过他，换到内侧车道后再超到他前头。甲壳虫的一边轮胎飘起。“猪头啊！”我从驾驶座的窗子往外吼叫。

“我还是要问，”麦克问道，“但我不是问那事。我想知道的是，你打算什么时候娶罗德利兹小姐？”

“见鬼了，麦克，”我皱着眉，“我们过去这两星期来追遍了整个城市，忙着对付一狗票突然猖獗起来的鬼魂和灵体，我们到现在都还搞不清楚到底是什么东西让灵异世界暴走。”

“这我知道，哈利，但是——”

“现在，”我打断他的话，“我们正要到库克郡立医院去追

捕一位难搞的老太婆，如果我们不够专心的话，她可能就会宰了我们，而你居然还在询问我的感情生活。”

麦克皱着眉看我。“你一直在跟她上床，不是吗？”他说。

“我又不是经常这样。”我一面咆哮，一面变换车道，急绕过一辆客运巴士。

那骑士叹了口气。“你爱她吗？”他问。

“麦克，”我说，“饶了我吧！你到底要问到什么时候才会甘休？”

“你爱她吗？”他咄咄逼人。

“喂，我得专心开车。”

“哈利，”他笑着问，“你到底爱不爱这个女孩？这个问题并不难吧。”

“你真该去当两性专家。”我咕哝道。我以超过限速二十英里的速度飙过一台蓝白相间的车子，就在我通过的那一瞬间，我瞥见坐在方向盘后方的警察眨着眼睛洒翻了他的咖啡。我瞧了瞧后视镜，看到警车上方的蓝色灯开始嗡嗡响起。“妈的，惨了，警察就要找上我们了。”

“不用担心，”麦克叫我放心，“只要回答问题就好。”

我瞥了麦克一眼。他看着我，他的脸庞宽大厚实，下巴坚毅，灰色眼眸闪烁着。他的头发剪得很短，是海军陆战队式的发型，但他却蓄了个战士般的贴脸短髭。“我想也是，”我过了一会儿说道，“好吧！”

“你打算招了吗？”

“招什么？”我支吾其词。

“哈利。”麦克斥责我。此时车子因开过路上的坑坑洞洞而不停颠簸，他继续说：“不要任性，如果你爱这个女人，就说是啊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我问道。

“你还没告诉她，对吧？你绝对说出口的。”

我瞪着他。“是的话又怎样？反正她知道啊，说不说有什么大不了的？”

“哈利·德累斯顿，”他说，“你应该是最明白文字力量的人。”

“拜托，她知道的啦，”我边说边点放着煞车，再将油门踩到底，“我收到她的一张卡片。”

“一张卡片？”麦克问。

“一张保证书。”

他叹口气说：“你就说出来吧。”

“什么啦？”

“说出那几个字啊，”他追问道，“如果你爱这个女人，为何不说呢？”

“我不会四处向人家说那句话，麦克。繁星为鉴，反正……我就是说不出口，行吗？”

“你并不爱她，”麦克说，“我明白了。”

“你明知道不是——”

“那就说出来，哈利。”

“如果讲了就能让你别再烦我的话，”我一面说，一面卯起劲来给甲壳虫送上一盎司的汽油，我看到警车在我后方的车流阵中。

“好吧！”我朝着麦克摆出一副凶神恶煞般巫师的怒容，咆哮道，

“我爱她。好了吧？可以了吧？”

麦克眉开眼笑。“你看吧？你们俩人之间唯一的阻碍就是这个。哈利，你不是那种会说心中感受的人，也不是个很会反省的人。有时候你就是得照照镜子，扪心自问。”

“我不喜欢照镜子。”我发着牢骚。

“无论如何，你得明白自己的确爱着那个女人。在伊莲的事情发生过后，我觉得你可能让自己太过封闭了，一直没有——”

我猛地恼羞成怒。“我不想提到伊莲，麦克，永远都不想。如果你没办法接受的话，就他妈的给我滚下车，我自己可以搞定。”

麦克神情不悦，不过大部分可能是因为我的遣词用字。“哈利，我现在说的是苏珊。如果你爱她，就应该娶她！”

“我是个巫师。我没有时间结婚。”

“我是个圣骑士，”麦克回应，“我就有时间。那是件值得去做的事，你孤单太久，已经出现不良后果了。”

我再次不爽地看着他。“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”

“你紧张兮兮的，性情暴躁，越来越孤立自己。你得保持和人交往，哈利，否则你很容易会走到一条更黑暗的道路。”

“麦克，”我怒道，“我不想听训，也不需要再听一次传教演说；我不想听‘在邪恶力量吞噬你之前请赶快说不’之类的屁话。不用了。我需要的是当我处理眼前这桩棘手事情时，你能支持我。”

库克郡立医院隐约出现在视线内，于是我违规调头，将甲壳虫驶进急诊室入口的车道。

麦克甚至在车子尚未停妥前就解开了安全带。他伸手到后座，抽出一把巨剑。那剑套在黑色剑鞘里，全长五英尺。他走出车外将

剑扣紧，再从车内拿出一件左胸上有个红色十字架的白色披风，并以熟练的动作将披风甩在肩膀上。他用另一只十字架将披风扣在颈部上，这回是银色的。那披风和他的法兰绒工作衫、蓝色牛仔裤和钢头工作短靴一点都不般配。

“你能不能别穿那件披风出去？”我抱怨道。我打开车门，走出甲壳虫的驾驶座，舒展一下我那双长腿，然后伸手从后座取出我自己的装备——新巫师法杖和霹雳令牌，上头的雕饰都是全新的，在边缘处还有点泛绿。

麦克瞅着我的眼神仿佛受了很大伤害似的。“哈利，这件披风和我的剑一样，都是工作中必备的。何况，它也没比你身上穿的那件大衣来得可笑。”

我低头看看我那件黑色的皮制防尘大衣，这件大衣肩膀部位有着大斗篷，下摆厚重无比，但极其合身；我身上的黑色牛仔裤和深色西部衬衫，比起麦克的穿着可要时髦多了。“这件大衣有什么问题吗？”

“那根本就是《龙虎盟》^①的戏服。”麦克说，“你准备好了吗？”

我赏了他一个白眼，他转头回给我一个微笑。我们朝大门走去，我听得见身后警车的汽笛声在从四面八方迫近，大概只差一两个街区。“这次应该会很惊险。”

“那我们的动作要加快了。”他将盖在右手臂上的白披风往后一甩，手放在那把巨大阔剑的剑柄上，弯下头在胸前画个十字，喃

① 1966年约翰·韦恩主演的著名西部片，麦克用来讽刺德累斯顿的过时、与流行脱节。

喃说道：“仁慈的天父，在我们与黑暗势力交战时，请引导并庇护我们。”他身边再度冒出微弱的能量，宛如颤动的音乐，透过一道厚墙传送过来。

我摇摇头，由大衣口袋中取出一个约莫手掌大小的皮革袋。我当然也得耍弄一阵子法杖、霹雳令牌和袋子；接着让左手持法杖，右手就理所当然地握持霹雳令牌，袋子则是用牙齿咬住。“太阳下山了，”我透过齿缝说道，“咱们上吧。”

我们拔腿狂奔，圣骑士与巫师穿过库克郡立医院的急诊室大门。我们一进门便吸引了许多人的目光，我的大衣在身后鼓动成一朵黑云，麦克的白色披风飞展，看上去活像是复仇天使圣米迦勒的双翅。我们疾行而入，顺着凉爽、干净、忙碌的走廊，一路冲到第一个岔路时才停下脚步。

我遇到第一个护理员后便揪住他的手臂。他眨眨眼，惊讶地从我脚上的西部靴往上一路看到头顶的黑发，然后咽了咽口水，神情有些惶恐地斜睨着我的法杖和令牌，又盯着我胸前的银五芒星护身符看。接着他又看看高大魁梧、神情泰然自若的麦克，麦克与白色披风和腰上的阔剑并不搭调。护理员不安地往后退了一步。

“有……有……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吗？”

我的眼神阴郁，用最凶恶的微笑来招呼他，牙齿还紧咬着皮革袋。“嗨，请问育婴房在哪里？”

第二章

我们走的是消防梯。麦克知道科技对我的反应，而我们最不想遇到的事就是，当无辜的人被残杀时，我们却困在坏掉的电梯里。麦克领路，一手抓着墙上的扶手，一手放在剑柄上，双脚疾行。

我气喘吁吁地跟着他。麦克在门旁停了一下，回头看我，白色的披风在他的小腿肚边飘扬。我花了好一会儿才赶上他。“准备好了吗？”他问我。

“呼。”我颌首响应，嘴巴里还是咬着那只皮革袋，同时笨手笨脚地从大衣口袋里掉出一根蜡烛和一盒火柴。我得把霹雳令牌和法杖先摆到一边，才能点燃那根蜡烛。

麦克闻到烟味时眉头深锁。他推开门。我一手持着蜡烛、一手抓着霹雳令牌跟在他后头走，眼神在周遭的环境和蜡烛的火焰和底座上巡梭着。

眼前的景象比医院还像医院。干净的内墙和走廊，满屋子的瓷砖和荧光灯。发亮的细长灯管无力地闪烁着，仿佛随时都会立即老化似的，走廊仅有微光；一扇门旁的轮椅投射出狭长的阴影，一路延伸到走廊交会处一排看上去不甚舒服的塑料椅底下。

四楼简直就是个坟场，整个静到不行。没有电视或收音机传来

的断断续续的声音，没有对讲机的嗡嗡声，没有空调的转动声。什么都没有。

我们沿着长走廊走着，尽管我们刻意压低声音，但脚步声还是清楚地四周回响。墙上有个指示牌，上面画了个色彩鲜艳的小丑。牌子指向另一个走廊，上面写着“育婴房/产房”。

我走过麦克身边，顺着那走廊往前看，尽头处是两扇转门。那道走廊同样非常寂静，护理站空无一人。

该处的灯光并不会闪烁——实际上通通都没开，一片漆黑，举目望去都是阴影和浑沌不明的物体。我往前跨了一步，麦克在我身后，此时我蜡烛的烛火凝结成一个蓝色的小亮点。

我把嘴里叼着的皮袋吐了出来，胡乱放进口袋里。“麦克，”我用焦急到沙哑的声音说道，“它在这里。”我转过身让他看到烛火。

他往下瞄了蜡烛一眼，抬头回望着前方的黑暗。“要有信心，哈利。”他那只巨灵掌不动声色地慢慢伸向体侧，将阿摩拉丘斯剑从剑鞘里拔了出来。此举对我的激励胜过千言万语。麦克走上前，和我并肩站在黑暗中，巨剑的精钢磨得闪亮，发出柔和的光芒，空气也因这把神剑的威力而产生扰动——麦克本身的信心扩大了数千倍。

“那些护士去哪儿了？”他嘶哑着问道。

“八成被吓跑了吧。”我用同样平静的口气回答，“或者是中了什么妖术。总之他们都翘头了。”

我瞥了那把剑一眼，望着修长而绽放光辉的金属剑身没入十字形护手中。也许只是我的想象，但我觉得自己好像看到上头有红色

的斑点。我料想那可能是锈渍——最好是这把剑会生锈了。

我将蜡烛放在地板上，它持续以针头大小的光芒燃烧着，显示出附近有灵体的存在，而且还不小。老鲍说阿嘉莎·海格森的鬼魂不是一般的亡灵，他并不是在胡扯。

“退后，”我告诉麦克，“等我一下。”

“如果那风精灵^①告诉你的事情是对的，那这只生物可就危险了。”麦克回答道，“让我走在前面，会比较安全。”

我对着那把发光的巨剑点点头。“相信我吧，鬼魂可以在你走到门口时，便感觉到那把剑正在接近，先让我看看能否先发制鬼。要是我可以定住那只鬼，那么这场比赛不用开始就可以结束了。”

我不等麦克回答，就用左手握住霹雳令牌和法杖，右手攥着那只袋子，解开封住袋口的简单绳结，往前潜行，步入黑暗中。

我来到转门前，慢慢推开其中一扇，静默了很长一段时间，倾听。

我听到了歌声。一个女人的声音，温柔、悦耳。

宝宝睡，快快睡。妈咪为你买只小小鸟呵。

我回头匆匆看了麦克一眼，悄悄走进门里，来到乌漆抹黑的地方。我看不到东西——但我可不是个一事无成的巫师。我想到胸口和心窝上的那枚五芒星，是我从母亲那里继承而来的银制护身符。那是一枚饱经风霜的饰物，过去好几次意想不到的使用使得它斑痕

^① 指老鲍，住在哈利家中的一只风精灵。

累累，但我还是戴着它。一个圆圈包着一个五角星的符号，代表着我所使用的魔法，或是我所信任的事物，体现出在宇宙间和谐运作、可由人类所支配的五大力量。

我凝视着护身符，缓缓将我些许的意志力灌注进去，它开始发出温和、蓝白色的光。那道光在我眼前扩散并微微颤动着，衬着光，我看到了一张倾倒的椅子外形，还有柜台后的两位护士，她们往前仆倒在护理站内，呼吸沉重。

那支抚慰而轻柔的摇篮曲仍继续吟唱着，我则打量着那些护士。她们像着魔似的睡着了，完全不令人意外。她们已经失去意识，人还在这里，但若想花费时间和能量来打破她们身上的法术，也是白费工夫。柔顺的歌声持续回荡，我发现自己正走向一张倒掉的椅子；我想要将它扶正，好让自己有个舒适的地方能坐下来休息一下。

我僵住了。必须提醒自己，如果真的受那支超自然歌声的影响而坐下，那我可就真成白痴了，就算只是休息一下都不行。粗浅的魔法，但威力无穷。虽然早已知道会有这种事情，我还是差一点中了道。

我绕过椅子继续往前走，走进一间满是衣架且挂着成排白色医护肤的房间。歌声在此处感觉更响亮了，但仍朦胧地从虚无缥缈间萦绕出来。有道仅由一片树脂玻璃构成的墙，后头有个刻意布置得无尘、温暖的房间。

房间内的轮架上摆着一排又一排的玻璃保温箱，里头住着娇小的房客，新生儿的手指上套着如玩具般袖珍的医用连指手套，他们的小秃头上也罩着玲珑的医用绒线帽。小婴儿们全都入睡，并做着

婴儿的梦。

当我走在婴儿床中间时，透过巫师之光的照耀，看到歌声的来源。

阿嘉莎·海格森死后并未变老。她穿着一袭入时的高领衬衫，与她那十九世纪芝加哥淑女的地位相当搭配，下身则是深色的简朴长裙。我可以穿透她的身体，看到她身后的玻璃保温箱。但除此之外，她看起来相当具体、真实。她的容貌秀丽、极具骨感，右手弯曲着，遮掩住左手腕的残肢。

如果小小鸟不会唱歌，妈咪就为你买个……

她的歌声可以说是要人命的好听。那首抑扬顿挫的摇篮曲将能量喷散到空中，诱使听者陷入更深的沉睡当中。如果她继续吟唱下去，可以让所有婴儿和护士都一睡不起，当局就会认定这是一起一氧化碳集体中毒事件，或是任何一个比起恶鬼作乱更让人信服的理由。

我匍匐接近。我的伏魔粉足够制住阿嘉莎和像她这样的十多只鬼魂，之后再让麦克手起剑落解决她，干净利落——前提是我不能失手。

我蹲下身子，右手轻握着那一袋粉末，移到了门口，门后就是那间满是沉睡婴儿的房间。那鬼魂显然没留意到我——鬼的警觉心并不差。我想已逝者的人生观是完全不同的。

我走进房间，阿嘉莎·海格森的声音犹如毒品般席卷而来，令我猛眨眼睛，同时颤抖不已。我得专注精神，心想着我那魔法的凝